

短发夏天◎著

听说每一颗星球 都会哭泣

有的时候我们爱过一个人，就没有办法喜欢上别人了。
这世界上有很多种爱，有的爱可以让人忘记。
有的爱可以令人遗忘。

短发夏天◎著

听说每一颗星球 都会哭泣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短发夏天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说每一颗星球都会哭泣 / 短发夏天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5313-3531-3

I. 听… II. 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0157 号

听说每一颗星球都会哭泣

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

责任校对 田 丰

装帧设计 尚 洁
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
特约编辑 王 静

封面摄影 蔓妮视觉摄影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194 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531-3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是作者的用心所在。

这一次，短发夏天把心放在了书写一段不断冷却的命运故事上。故事围绕的是爱、误解以及复仇，叙述却逐渐降温。生命中能量最剧烈的青春燃尽，必然渐渐地走向内省。与其说是情节赋予人物惨烈的人生，不如说是作者想呈现不同性格人物的结局。

杜珊珊因为忌妒开启了故事，既而被伤害，伤害之后，利用受害者的身份伪装，发起报复。黎早纪与江曼达，是并列的女主角。她们的身世，表面上看，恰如硬币的两面相互对立，彼此衬托。一个富裕，一个贫寒。一个厌恶拥有的，讨厌虚伪，一个羡慕拥有的，希望获得。但无论是富裕还是贫寒，她们的父母都是小商人，是婚姻失败的大人，父母都不能够给她们健全的爱。

曼达不待见爱情，信仰友情，她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，对少女早纪呵护有加。而这所有的情感，都藏有动机。这样的友情，势必经不起考验。分享秘密者成为朋友，而以面具掩饰灵魂的早纪，最终需要面对的，是自己。她经历了被洞悉，经历了被伤害，经历了被爱和被保护，也经历了被误解。她是小说的女主角。小说围绕她来反射身边的人，映照出他们之间的种种关系。这些关系，最终没有获得世俗所设想的美好结局。

短发夏天在文字里屡屡提到的那句“黑夜与群星一同变冷”，令我想起斯蒂芬·茨威格的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来。闪耀是一种关注，是生命的辉煌。对于群星来说，闪耀总是短暂的，变冷则是漫长的。变冷更加需要建立紧迫面对的心态，变冷意味着步入终局。有一段对话很鲜明地表露了这样的意识。

曼达：“你说将来我们长大了，或者老了，会不会没有现在

这样亲密了？”

早纪：“我们有亲密过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很像陌生人吗？”

曼达：“但我们的心的在一起的呀，会不会有一天，连心也会分开呢？”

早纪：“嗯，会的吧，只是早晚而已。”

曼达：“为什么一定会分开？”

早纪：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啊。”

群星影院被拆除，象征着他们小半生的生命，折腾、憎恨、阴谋，不过是虚幻。他们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安排下，走向自我。认识自己就是升华，升华意味着赋予意义。不升华，不为人物所经历的赋予意义，就很容易与丧失的、破坏的失去关系，与分离对抗。一旦赋予了意义，也就为人物本身确定了价值。分离让人物看清楚自己，这就是回报的意义。

即便是经历了苦难，迎接了不行，伤害了他人，毁灭了美好，意义也是存在的。价值是超脱善恶行为的一种评判。

黑夜与群星一起变冷，指向的是隐蔽的动机，催生激烈的冲突，冲突消耗生命的能量，提前使人的心智和情感衰老。

冷却的，是灵魂。

人不一定会成长为更幸福的人，或者更加擅长去爱人的，但人都擅长恨。

人只是成长为更擅长接纳的人。幸与不幸，只是一种解读方式。两者同时接纳，才能成为一体。

这是我从这本小说中读到的。

要为之定性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本冬至之书。短发夏天写这样的清冷，倒是一种有趣的阅读观感。写完了前面三个季节：孕育、发生、炽烈、浓密，当然就只剩下沉淀和冷却。

冬至之后，清冷警醒。

沈嘉柯

2009年11月



序 言	001
楔 子	001
第一章	003
早纪：“当时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 曼达：“也许是觉得好玩，也许是因为孤独。我不知道，也许……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原因的，它只是发生了而已。”	
第二章	013
早纪：“想象过将来吗？” 曼达：“我？不知道，一想到未来，我就觉得很茫然，我总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是不会有未来的。”	
第三章	023
曼达：“我觉得幸福是快乐+快乐+快乐+快乐……但快乐都是短暂的。” 早纪：“我相信真的有幸福这回事，只是有些人没有资格得到罢了。比如你，或者我。”	
第四章	037
曼达：“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如果别人也得不到，是不是才算公平？！比如快乐。” 早纪：“但有些东西就算是再怎么被人阻挠、破坏，最终也不会摧毁的。比如梦想。”	
第五章	049
曼达：“为什么一定要分开？” 早纪：“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啊。”	
第六章	061
早纪：“一无所有才不怕失去。我却怕得很，怕死，怕生病，怕将来嫁不出去……所以才更要努力地生活啊，否则连失去的机会都没有，也太惨了。”	
第七章	075
曼达：“你有没有幻想过将来会爱上怎样的人？” 早纪：“我希望他比我更坚强，更勇敢，更优秀。好看当然更好，不好看也无所谓。嗯，我需要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，让我温暖和安心。”	
第八章	087
早纪：“曼达，你始终在忙——忙着仇恨，忙着遗忘，忙着去快乐和不快乐，而没有时间去怀念什么。” 曼达：“那么其实，你总是会离开我的吧？” 早纪：“但并不会太远，认真找，总能找到的。”	

第九章

曼达：“喂，你还好吗？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没想到三年就这样过去了。这三年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，我又长高了两厘米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变化。”

099

第十章

早纪：“其实你，就在我的周围吧？有时候我走在路上，觉得你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可是看来看去却找不到你，你是在故意躲着我。”

113

第十一章

曼达：“我真的很想念你，有时候看到你在人群中真想直接走过去同你打个招呼，告诉你我真的很想同你说说话，自己一个人实在是太孤单了。可是我不能。”

123

第十二章

早纪：“曼达，你真像一个魔鬼，凡是靠近你的人都充满了危险感，但也只有在你身上，我才能体会到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快乐——那种放纵的快乐。”

141

第十三章

曼达：“有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生活犹如一汪大海，我出生在一艘豪华的船上。船上的东西应有尽有，我以为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，后来才发现，我根本无法控制海的方向。”

157

第十四章

早纪：“爱情有时候就像是一只玻璃罩子，彼此喜欢的人待在里面，外面的人看着，任由他们怎样张牙舞爪都走不进来，但里面的人却可以走出去。”

175

第十五章

曼达：“上帝有一双眼睛在看我们，知道我们犯下的所有的罪，在适当的时候伸出手来惩罚我们。我不怕被惩罚，因为生活本身就已经这么痛苦了。”

189

第十六章

早纪：“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，换回那一年的那一天，也许我还是会跟你走。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快乐和感动，大概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懂。我们有多傻有多蠢，带来的结局有多惨有多痛，也只有我们两个人能承担。”

203

尾声

211

后记

223

附注一：试读手记 这么多年，我始终都还在/沐溪

225

附注二：试读篇 月光漫过珍珠夏

229



楔子

后来，早纪都是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买两张电影票和一桶爆米花，坐一个座位，让右边的座位空着。她看电影从来不挑，几乎是上映哪部就看哪部，爱情片或者喜剧片，连女孩子最讨厌的战争片也不放过。看到有意思的地方时会忍不住说：“这个情节不错，你觉得呢？”

转过头去，才发现旁边的位置是空的。曾经坐在那里的那个人此刻如同一个幻觉，时而出现，时而隐去。玲珑的面孔、微微上翘的鼻子、一双迷人的眼睛、声音喑哑，笑起来有沙沙声，不那么完美，却别有一番风情。

她说：“真搞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些电影。”

她说：“真想把心脏挖出来给你看，让你用科学来检测一下我的心是不是肉长的。”

她说：“我能做的不多，但你需要的时候，我总会出现的。”

这些句子形成虚无的泡沫，在空中沉沉坠坠地飘浮着，又忽然砰的一声炸开，人影消失，只剩下空荡荡的领地。狭长的走

道，座位整齐地延伸出去，屏幕上的光影不停地变换，椅子却是寂静的。

大概无论再过多少年影院的格局也都是如今的样子，只是椅子上的人不在了。

现在不在，以后也不会再出现了吧？

早纪犹如从梦中惊醒，怔怔地凝视着那些座位，很久才重新把目光移到屏幕上，看着电影里的角色一个个出现，去爱、去恨、去想念、去遗忘，接着淡出，演出结束。

有时候人生也像是一出戏，搭一个台，众人粉墨登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唱完了便结束了，悔也好，不甘也好，只有忍着。

而早纪的这台戏，如今就只剩她一个人了。

她从纸桶内掏出一颗爆米花塞进嘴里，咀嚼着，努力地吞咽下去，却没有丝毫的味觉，胃里像塞着一团棉絮，干巴巴的。她发了一会儿呆，最后在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起身离开，影子被灯光拉得长长的，任由屏幕上的悲欢离合继续下去。

第一章

早起：“当时为什么要帮我？”

曼达：“也许是觉得好玩，也许是因为孤独。我不知道，也许……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原因的，它只是发生了而已。”

曼达静静地看着窗外，马路对面是本城升学率第一的花莲一中。放学已经半个小时了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从里面走出来。重点中学的学生到底不一样，一律穿着整洁的校服，女孩都是穿白衣蓝裙，男孩都是穿黑色裤子，映衬着郁郁葱葱的树丛，十分醒目。

许明浩忍不住问她：“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曼达转过头来，露出一张精致而美丽的脸，眼睛微眯着，似笑非笑地答：“不是说有好戏看吗？”

“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戏看。”许明浩小声地嘀咕着，没有表现出半点不满。对曼达，他始终带着宠溺和敬畏，那是一种复杂的情感，无条件地付出，却始终得不到。

咖啡馆外，路人经过时都忍不住打量他们两个，一对真正的金童玉女，曼达那一张脸像是绘画大师精心描绘的，随便挑哪一个细节出来都美到不可挑剔。许明浩虽然懒洋洋，但也别有一番气质，刻意凌乱的头发、高挺的鼻梁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两个人坐在

一起实在是赏心悦目。他们却习惯了，对众人的目光不闻不问，只是专注地看着马路的另一边。

不久后从教学楼走出一个短发女孩，由于距离太远，看不清她的长相，身后跟着两个高大的男孩，三人一起拐向教学楼后面，身影逐渐被茂密的树枝遮住。

曼达挑了挑眉毛，站起来对许明浩说：“好了，走吧。”

她穿着深蓝色的吊带裙，裙摆上印着造型奇特的花，纤细的花瓣，无限地延伸、交叠。裙摆下是一双修长的腿，身材婀娜纤细。一头长发用一根银簪别着，露出长长的脖颈，像天鹅一样高贵。许明浩抓起桌子上的一顶棒球帽戴上，向服务生示意结账，然后搂着曼达的肩膀朝外走。服务生替他们拉开门，许明浩轻轻地对服务生说了声谢谢，她的脸迅速涨红。待他们走了很久后，服务生才反应过来，转过头问旁边的同事：“他们是不是明星？”

“看起来最多十几岁，哪有这么年轻的明星！”

“可是长得真好看，穿的衣服也很贵的样子。”

“估计是富家子弟，看到那女孩穿的鞋了吗？顶你半年的工资哟！”

“还说我，你不还是一样！”

两个人捂着嘴巴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校园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夕阳将一切都染成金色，操场上几个男孩在打篮球，再往里走就没什么人了，图书馆已经关闭，清洁工人正在打扫卫生。早起低头向前走着，如果不害怕是不可能的，但事已至此，害怕也没有什么用。她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平静得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

身后的两个男孩突然叫她：“这边！”

图书馆旁边是一幢老式的建筑，以前是体育馆，后来建了新的体育馆了，便当做仓库用。两扇大铁门上，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撬开了生锈的锁，从此这里便成了纨绔子弟的游乐场。

莲花一中的生源向来分为两派，一派是凭优异的成绩被录取，另一派则是凭借家势来这里。平时老师对后一种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他们也不在乎。两派之间互不干涉，倒也相安无事，但现在偏偏有人不安分，非要搞点乱子出来。

此刻仓库内已经聚集了十来个学生，为首的那个长着一张漂亮的面孔，瓜子脸，明亮的大眼睛，笑起来一定青春无敌，可惜她表情狰狞，愤恨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她有多嚣张，竟然不把老娘放在眼里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等会儿看她还怎么嚣张。”旁边一位强壮的男孩安慰着。他叫陆嘉南，是这群小痞子的领头，除了凶悍再没有别的气质，是真正的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

那个女孩叫杜珊珊，是高二（3）班的“公主”，人长得漂亮，家境又好，脾气却火爆得很。她素来不太安分，喜欢到处找碴。今天早上她向班里的第一名黎早纪借功课来抄，却被拒绝了。早纪微笑着对她说：“我也没写完呢。”

她当然不信，伸手去翻早纪的书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本子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！”早纪抱着胳膊，保持着乖巧的笑容。

杜珊珊气从中来，下意识就抬起手，但早纪比她更快，轻巧地向旁边一闪，那巴掌便落了空，打到课桌上，火辣辣地疼。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只见早纪满脸平静地站在那里，杜珊珊却发火

了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

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一幕：早纪慢慢地走向仓库，里面的人却惊诧了。早纪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长得十分乖巧，皮肤白如玉兰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会自找麻烦的人。

连力挺杜珊珊的陆嘉南都忍不住小声问：“这么一个小女孩，你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”

“你们不要被她的外表骗了！”杜珊珊扬声喝道，“她这个人阴险得狠，平时装出一副乖乖女的样子，当我是瞎子啊？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！”

正说着早纪已经进来了，她朝四周看了看，瞳孔很大，嘴唇天生向上翘着，看上去就像是在微笑。身后的人将铁门关上，光线陡然变暗，空气也跟着变得阴冷起来。杜珊珊跨出去一大步，捏着她的下巴道：“来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把早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”

早纪只是看着她，一言不发。杜珊珊便冷笑着说：“怎么？现在哑巴了？早上不是很能说的吗！‘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’，像你这种人就是要吃点苦头才知道乖字怎么写，今天姐姐我就好好地给你上一课！”

周围的人百无聊赖地看着她们，这种小打小闹的场合分明轮不到他们出场，来也不过是壮个气势而已。杜珊珊讲完便挽起袖子，那架势倒像是要跟人拼命一般，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连早纪都跟着笑了。杜珊珊眉毛一竖：“你笑什么？这里轮得到你笑我吗？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一巴掌已经打了出去。早纪雪白的脸上四道明显的指印。杜珊珊却不放过她，声音提高了两倍：“再笑啊！有种你再笑一下试试看！”

早纪转过头来，眼睛里满是凶狠的光，白净的脸和这样的眼神搭配着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。杜珊珊被那个目光震慑到了，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退后一小步，突然一个篮球飞进来，准确无误地落到她的脸上，她尖叫一声捂住鼻子，大声问：“谁他妈的砸我？！”

仓库里忽然变得很静很静，大家都在发呆。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，出现一双红色的漆皮高跟鞋，鞋的主人从人群中绕出来，露出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面孔：尖尖的下巴，深棕色的眸子，如猫一般诡异，鼻翼两侧散落着几颗浅褐色的雀斑，放在别人脸上是瑕疵，在她脸上却别具味道。她有四分之一欧洲血统，面部玲珑立体，跟杜珊珊比起来明显高了一个级别。

有人小声地叫出她的名字来：“是江曼达！”

杜珊珊大概也被那种美吓到了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尖叫着：“你竟然敢打我？！”说着就要冲上去，却被她身后的陆嘉南拉住，他小声地在她耳边说：“别惹她！”

杜珊珊转过头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许明浩的女朋友。”陆嘉南解释完脸上立刻堆起讨好的笑容，走过去问，“曼达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来看戏啊。”曼达懒洋洋地答一声，弯下腰捡起地上的篮球，缓慢地走向陆嘉南说，“你不知道我向来很护着优等生的吗？怎么？今天唱的是哪一出？”

“闹着玩呢，没想到把你给惊动了，你怎么……”陆嘉南一脸纳闷。曼达则走到早纪的旁边去，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道：“这个女孩可不是你们能乱动的，刚才是哪一位打了她？”

说着目光落到杜珊珊身上，杜珊珊被周围的气氛牵引着，忍

不住打了个寒战。陆嘉南这个时候当然护着女朋友，挡在她面前道歉：“我们都不知道你跟她认识，曼达你看……”

“那可不行，人也不是说打就打了的，总得有个规矩。”她转向早纪，轻声问她，“你说怎么办好？”

早纪冷冷地看了一眼杜珊珊，说：“你们随意，我该回家了。”

说着她转过身，径直打开铁门走了出去。外面已是暮色沉沉，校园里空无一人，她刚走出三步远，就听到里面的喧闹声，想来，是许明浩出场了吧。

在布鲁门，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曼达。

她外公大卫周是华尔街著名的经济学家，二十年前带着子女回国定居，三个儿子均是天生的商人，很快就建立起本城最大的商圈。最小的女儿周若海人长得美，嫁给了他最得意的门生江水声。这江水声比起周氏三个儿子更懂得做生意，几年内便晋升富豪榜，名下的产业富可敌国。

曼达长得像她妈妈，漂亮，又拥有这等家势，等于是含着金钥匙而生。可惜她自小顽劣，欺负班里的同学已经是常事，长大后更加不可收拾，与花莲区的混混王许明浩成天混在一起，几乎已经是花莲区的霸主。但她平时很少抛头露面，这一次若不是因为早纪，大概也不会出现在花莲一中。

早纪乘着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回家去，左边脸颊已经肿了起来，她对着车窗里自己的影子发呆，忽然感到疲倦。

从学校到家一共十二站路，下车时天已经黑透了。贫民区里拥

挤嘈杂，路边的江水散发着污浊的气味。她钻进一幢摇摇欲坠的筒子楼内，还没进门就听到了父母吵架的声音。

“你是不是又拿了家里的钱去赌？”这是妈妈的声音。

“你没看到我正睡觉！吵吵吵，再吵我宰了你！”这是爸爸的声音。

“你还嫌吵啊？嫌吵去外面睡去！一点钱也赚不回来，就知道赌！我赚钱容易吗？你一下子就输几千块，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！”

“闭嘴！”

早纪深呼吸一口气，拿出钥匙打开家门，房间里的两人齐齐望向她，妈妈先吼了起来：“现在几点了？你还知道回来？！放学后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老师拖堂。”早纪的声音轻如蚂蚁，低着头朝自己房间走过去。经过妈妈身旁时被妈妈一把揪住：“怎么没买菜回来？你想饿死我们是不是？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女儿！”

“你吵够了没有？再发出一点声音老子打死你！”沙发上的爸爸一跃而起，早纪趁机迅速钻进自己的房间里，把房门紧紧关上，推开窗户，装作没有听到外面的争吵声。

脸颊依然疼痛不止，从柜子里拿出药膏细细地涂上，换下校服出门去买菜，双腿犹如灌了铅，但始终笑着：“给我称一斤芹菜。”

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十几年，再不堪，也已经习惯了。她妈妈做些小生意，在一家市场里卖些杂货，往往下班时已经是夜晚，洗衣做饭这样的任务只得落到早纪身上。爸爸则是个赌徒，有时也喝酒，喝醉了，发起酒疯来，家庭暴力更是常事。

妈妈过得辛苦，有气撒到她身上也是应该的，早纪一点也不恨她。

煮好饭吃过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，父母早早洗后睡了，早纪还在厨房里洗碗，动作小心翼翼的，怕吵到他们。之后把要换洗的衣服拿去洗了，顺便冲一个凉，才有空坐到桌前做功课。

她最喜欢那样的时候，月已经升高，万物俱静，空气微凉，远处是汨汨的江水。一盏小灯照着小小的房间，淡淡的橙色令人觉得温暖。她拉开抽屉看着里面的小物件：钥匙扣、口红、MP3、银戒指、吊坠……细细数来几十件，每一件并不值什么钱，却都是与曼达做“游戏”得到的战利品，也是不洁的象征。

认识曼达也有八年了。

早纪还记得那年冬天，新年到了，下着大雪。她在一家小书店里消磨时光，书店极小，绕一圈也不过十秒钟。因为天冷，客人并不多，老板伏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上打盹儿。早纪被一本书吸引，已经站了一整天，双腿发麻。傍晚，外面响起了一阵鞭炮声，早纪合上书看了看封底，书的价格是她远不能承受的，她根本就没有零花钱，父母也不是因为新年就格外大方的那种。但书好看极了，她急于知道故事的结尾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回过头看了看正在熟睡的老板，迅速地拉开了外套把书放进去，又把手插进口袋里用手托着书的底部防止掉下来。

做完这一切才发现书店内的另一位客人，她看起来与自己差不多大，扎一条简单的马尾，穿着做工考究的毛呢外套。她很瘦，下巴尖得如同刀刃，一双眼睛发着莹莹的亮光，满是笑意地望着早